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昂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

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汗澤、陵陸正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禮同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

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闢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賁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比無益也。夫河伯以水

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
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
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
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
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
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
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
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
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
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
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
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條。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鷄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

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

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

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杓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恊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罫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罫，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言及
卷一
三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獯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師克居。其部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蘇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

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號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侯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號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

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
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

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狷、狷食駮、駮

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

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處靡以

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

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

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

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

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虎裯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

史記扁鵲傳
介信十皆作扁鵲
事與上文過趙異
異同

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鑿。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鑿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鑿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

維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天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焯焯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

而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正。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主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說苑卷十八終。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

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維。規之三維。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

射禮也。九射之禮，射也。

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

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

言友 卷十九 三
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
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
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
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
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
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
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
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
乎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
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
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
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
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
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
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于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

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柁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柁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王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

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

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柰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

取禽不麝卯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蒐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參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獮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卯。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
 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羗北至山戎
 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
 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
 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
 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
 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
 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
 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
 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
 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士三匹，下士二匹，各五十尺。諸侯元士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士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士一纁一，各二丈。下士元士一纁一，各一丈。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日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哈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哈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

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脩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歛以時服。既葬封墳。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神行外傳七回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芑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奠未登。惴惴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出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見顯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顯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遂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

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

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闕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

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

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

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

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

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

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

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

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

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

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

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

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

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

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呂氏音律黃鍾
上七下生小異
與五下不十五引呂
與五下不十五引呂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滯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
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
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滯。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
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滯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滯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

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啾；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滯洿暴慢。滯洿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人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滯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滯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迷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墮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十九終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

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絜齋戒，肥
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
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
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
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
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誦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
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
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
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澳者善爭陂，
而舜澳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
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
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
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
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

御覽宗祏作命曰桂棹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于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慄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正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玳瑁，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

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
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與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
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
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
方士韓容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
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
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
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
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
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
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
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
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
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
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

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

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問：「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禼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

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劔。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

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

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

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園，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

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罔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

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

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

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

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

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

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裸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保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保葬也。

魯有儉者。瓦甬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劔之器。以進

御覽飲食部煮甬中之食本庄嚴本賦切小益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甬。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

怒索亦見

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子石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止。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止。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

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二十終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
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
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
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
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
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狗物者多自爲者少
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譏但其所采春秋時事
亦實多牴牾如謂咎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
於屈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使人往視

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王伯厚已斥其

述紀之誤見困學紀聞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

州黎韓武子謂欒懷子叔向間殺萇宏左史倚相

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

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推羊舌虎為善樂

逢當是樂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

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禪天下以鮑白令

之諫罷見至公篇又盧生侯生既亡後得侯生侯生歷

數始皇過失始皇默然遂釋不誅見反質篇俱與史記

大異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為此說故特表

之以廣井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

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為一者亦祇略

為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馬

銅圖
藏書

